

羣書日治要

四十二

漢書門	
五	三
二	三
一	三
函	號
架	類
四	七

內閣文庫	
五	七
三	三
三	三
四	七
冊	號
架	類
元	七
函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39)
函號	297 25





漢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
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
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狹
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
鐘，而不能自為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本書
作壺杆
作材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二

一

政作正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刑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食疑受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作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

諫諍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
合者也

罪作罔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
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
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
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
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
 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
 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
 之邪鄧皙之偽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
 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
 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
 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
 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
 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
 故富民易與適禮

得作有
 德
 為之作
 為善
 必上有
 雨字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
 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
 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
 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死作餓

斂作檢
見作民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之蠻貊
作蠻貊
之國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威作盛

禮下有
儀字

升作清
充下舊
有以字
刪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于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日覩威儀于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
 騾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
 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
 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
 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
 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
 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
 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
 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宛春
 天寒乎
 哉云云
 七字作
 天寒哉
 我何不
 寒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
 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
 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
 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
 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
 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
 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
 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
 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舩登高絕流者

之難也、衣輕煖、處温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
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
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
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
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
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茅、用師
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
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推作距

仗作伏
木作求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
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
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
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
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
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
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

捫作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漫作濇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

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上反誅
作誅及

似作以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伍而之
而作之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
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
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
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
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
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
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
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捨作悍
和作恩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同疑
有誤

嚴家之無捨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
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
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
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
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
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
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
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

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任作行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知死不
再作死
不再生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

舊無厚字補之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前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本書為徒作又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祖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辦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為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出作逐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
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
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
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
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
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
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撮作攝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
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
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
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
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
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
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
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
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人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以作謂

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
 方內而園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
 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
 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
 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殼弩欲射之道
 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
 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辭作稱

年作歲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
 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
 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
 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
 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
 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陽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無數字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殤人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有作得
得作能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作而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
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
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
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
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
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曰頭深目長壯大
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
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
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
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
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
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
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
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翡翠二字
神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
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
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
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
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
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
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下有作
又古字
通用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縫
補作純

也作矣
謀作諫

身作人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
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
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
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
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
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
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
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
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
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
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
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全作合

而作固
賢下有
人字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
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
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
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
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
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
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
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
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
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
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
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
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
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
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
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
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
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
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
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
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趺不敢
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
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
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
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
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無者字

費上有為字

利作計

而已作也一字

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鬪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臧孫召子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下則疑
之范史
注作之

德厚范
史注易
地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
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
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
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
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
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
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
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思疑惠
或恩

為疑偽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
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
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
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
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
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
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
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
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問所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extremely faded.

